

唐云与上海中国画院

■许恺德

1956年6月25日,中央文化部颁发《文化部关于建立中国画院实施方案》后,上海市委随即对建立上海中国画院作了具体部署。8月3日,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推选赖少其为主任委员,傅抱石、潘天寿、唐云、王个簃、谢稚柳、刘海粟、伍蠡甫、吴湖帆、贺天健、陈秋草、白蕉、汪东、沈尹默为委员。从公布的名单上看,傅抱石、潘天寿两位是在外地的画家,这样唐云就成为上海地区筹备委员会的排名第一。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市委和赖少其同志对唐云的器重,这与唐云自任华东美协展览部主任后的一系列政绩有关,也与唐云的磁性人格有关,它能在短时间内,使华东地区的美术家团结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利于筹建工作的。事后在民主推选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人选时,当时在上海画界威望极高的吴湖帆就提名唐云为副院长,这充分说明当时大家对唐云的信任。

1956年9月6日,上海市委发文《关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的批复》,9月10日第五次筹委会一致通过草案和名单,画院聘任69位画师,院址设在高安路。画院正式进入了筹备运作阶段。赖少其请陈毅市长为上海中国画院题名。80年代时,唐云先生告诉我:“陈毅市长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题名,是我亲自去陈毅市长办公室取回的,而且是坐了陈毅市长派的吉普车送回来的。”先生说这话时充满了那种自豪感和对陈毅老市长的怀念之情。

这段时间上海中国画院虽然没有正式挂牌成立,但内部的运作却已开始。在赖少其的领导下,画院内部每周两次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已正常进行。还组织画师去黄山等地写生创作,并深入上海的工

厂、农村参加劳动与体验生活。这一时期,唐云也去了上海久新搪瓷厂、闵行等地深入生活,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绘画作品,组织各种展览活动及出版各种画选。同时为中国美协、上海美协购买了大量的吴昌硕、朱耆、石涛、任伯年等的作品,其中包括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等,保护了一大批可能外流的珍贵文物。还为搪瓷厂设计了许多新式花样的搪瓷产品,使传统绘画作品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

1958年2月,在赖少其、唐云的策划下,举办了上海中国画院第一届“迎春画展”,现已成了上海中国画院每年必办的传统节目,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上海中国画院直到1960年6月20日才召开成立大会,由丰子恺任院长,王个簃、贺天健、汤增桐任副院长,唐云为业务室主任,定编69位画师,院址设在汾阳路150号。赖少其调任安徽工作。

1962年7月唐云等赴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3年唐云被聘为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主任兼上海中国画院业务室主任。1979年后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代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五、六届常务委员,上海市文物保管和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

唐云担任副院长,是在“文革”刚结束后,画院的各项工作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又加上吕蒙院长生病,故一年后唐云就担任代院长,所以重担都落在了他的肩上。此时他已70高龄,但他义无反顾担起重任,带领画院重新出发,他大刀阔斧

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改革与创新,使画院重生。

首先他在画院内设立了《书画陈列展示厅》,作为画院固定的长期展示窗口,画院成为上海对外文化交流的定点单位,许多外国代表团都曾到访,扩大了画院和中国画在国际上的影响,展示厅内除组织参观活动外,还开始销售书画作品,受到参观者的欢迎,为书画重回市场迈出了第一步。然后是走出去,他组织画师们赴广东、海南岛、武夷山、厦门、昆明、桂林、贵州等地采风写生,体验生活,鼓励大家创作反映新时代的新国画,画家们的创作热情被重新燃起。1981年9月他恢复了与北京画院的联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北京、上海中国画院联展,延续了南北二画院的友好交流活动。同年又与香港集古斋、美术家杂志社、博雅堂在香港联合举办:上海中国画院作品展,并出版《上海中国画院作品选集》,受到香港各界同胞的欢迎,开创了与港澳合作办展的先例,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突破与改革创新之举。

1983年,代院长的唐云欣然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签订了合作拍摄“画苑掇英”的协议,该片抢救性地为一大批老画家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影视资料,是集山水、人物、花鸟画家的大型纪录片,也是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画坛上重要的历史文献。该片导演夏振亚有一篇:“唐云与我云游故事多”的文章,记录了该片拍摄过程中的一些往事:“我拍摄中国画大师,云游山川湖泊,一边拍国画电影,一边饱览壮美山河。拍摄方以我导演为首,被拍摄方则以唐云——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为代表。”文中谈到了许多拍摄的趣闻与艰辛,

其中谈到了摄制组在外地拍摄时因经费问题而苦恼时,唐云让儿子拿来一大包现金的感人故事。代院长的唐云此时已74岁高龄,为了支持拍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画院画家们赴外地,还要自掏腰包支持拍摄工作,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经过六年的奋斗,唐云使画院又重新走上正轨,开门办院、对外交流、艺术创作、人才培养、到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于是在1984年底,唐云顺利将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接力棒交到了程十发手中,自己担任名誉院长。

画院成立后,唐云策划和举办了无数的画展,有为华东地区的,有为上海地区的,有为上海中国画院的,有为画院林风眠、刘海粟、钱瘦铁、王个簃、程十发等画家办的个展,唯独没有办过他自己的个展。在他任上,房地产分配政策改革开始,他积极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争取到一批房子分配给画院的画师们,而他的儿子唐逸览也是画院画师,但从没有分过一间房子。严以律己,秉公无私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唐云一生与上海中国画院结下了近40年的情缘,从筹备工作开始到建立中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建成后的画院建设和发展,以及后备人才队伍的培养等等,他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尤其是临危受命担任院长后,更是全力以赴,兢兢业业为画院的重建辉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汇报记者郑重在《唐云传》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将它作为此文结语,“唐云是外禅而内儒,名士风流只是他的外表,而内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精神。”



湖山最胜是西泠

■王飞

1991年秋天,从西北来杭州求学已经大半年,我与同学相约沙孟海先生书法展开幕典礼。一进展厅,迎面沙老苍浑博大、正气磅礴的榜书“龙”字,震撼人心。开幕式结束后,沙老在展厅没有马上离开,笑意温和的眼神对上我们紧张、惊喜、羞赧的目光,我们几个同学围绕在先生身边。他坐在轮椅上缓缓开口:“年轻人,要多看帖临摹、多读书、多亲近自然,向古人学习,要认真要勤奋,学习书法篆刻要做很多学问的。”

遇到沙老那年我们18岁,沙老92岁,与沙老的这个机缘,对我影响至深。虽只言片语,却是我藏在内心的一份珍贵礼物,亦是沙老对我们的希冀。

写字刻印之余,我经常咀嚼沙老说的“学问”二字,这是纸外的功夫,在书法篆刻求学治学的路上,动笔写、动刀刻只是一方面,阅读、习帖、做学问,两条腿走路才会走得更远。有时翻看沙老的书法集或印谱,以及观看书写影像,感觉沙老当年的音容笑貌跃然眼前,似有交流。遗憾的是,那是与沙老唯一一次会面,第二年的秋天,先生驾鹤西去,不才被先生影响的少年如今也日渐成熟,用沙老的理念去

影响新的年轻人,有传承有新人,不敢辜负先生当日教诲之恩。

得遇良师是人生幸事。金鉴才先生就是一位让学生有获得感的老师。2000年,随金鉴才先生学习小楷,先生小楷取法广博,笔法精妙,诗词也好,信手拈来。先生豁达又细腻,专业上对我们要求很严,生活上对我们很细心关照。记得有一次我写字翘着二郎腿,先生拿书敲了一下我的腿,严肃地说到写字要有敬畏之心,首先姿势要端正。中午大家都去吃饭,先生用小楷为我临摹了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这让我想起在沙老展览上见过一幅巴掌大的蝇头小楷,字很小,气势博大,方笔老辣道劲,气象恢弘,此刻想起有了不同的感悟。先生对每个学生都倾囊相授、从不怠慢,那时我们师兄弟去金先生家里,不仅学书法,还学诗词和待人接物。呆得时间晚了,金先生从不叫我们自己回去,都是开车送我们,对待每一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我读到先生的文章,提到陆维钊先生是怎么善待他的,恍惚中金先生变成陆先生,先生文中说到:“吴茀之先生曾说‘陆维钊先生不仅学

问好、书法好,而且品格非常高。要好好向他学,全面向他学。’”这也是金先生的学生对金先生的评价!

西泠名师对我影响至深还有几位先生,其中朱关田先生,他是隋唐代书法史研究的大家,博学透彻、融会贯通。朱先生教授我们学习最多的是书法研究方法,与修养,从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去帮助我们理解书法的本体。先生还讲西泠印社的传统,讲先辈的事例,在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我们从不敢怠慢学业。教授我们古代汉语和书法的章祖安先生,是一位具有全面国学修养的书法大家,课上曾给我们赠书签字,印章用的内容是“章秋农”印。章先生说:“我刻印用很笨的方法,一个相同的印稿要写在十几方石头上刻,再拓出印花,看哪一个更符合自己的要求。”这是章先生给我们上课的一件小事,从这件小事中可见章先生对治学的严谨和自我要求的高度。刘江先生教授我们篆书和篆刻,除了技法,更多的是教授我们一种西泠的传承精神。刘先生艺论双绝,他的课上复杂的问题会用很简单的话语让我们理解,大道至简是刘

先生的课给我最大领悟。有一学期有好长时间没见先生,学院老师请先生来讲座,才知道他大病初愈,而先生依然条分缕析,清晰的论述,简洁明了的表达,让我们佩服先生的学术精神,更感恩先生的传艺解惑。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兰州,从小喜欢书法篆刻。当时的西北没有太多学习书法篆刻的资料,缺乏专业书籍与外界信息。偶然的的机会得到一本《西泠艺丛》,如获至宝,马上到邮局订阅。我的视野从此开阔,对西泠印社的仰望就是从此开始。书中有身边没见过的大师作品、人物风采、书坛轶事、学习方法、书评评论等,“杭州西泠”成了心中向往的学术圣地。理想指引我,17岁踏上南下杭州的求学之路。在杭州时除了努力学习写字、刻印、画画、看展,一有空就是去孤山上静心,常去常新,一晃30年过去了,每次站在西泠华严经塔前,都有身心回归之悦。

光阴如同秋水抚平浮躁和繁华,一百二十年的西泠传承着先生们严谨治学的精神。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崇高的信仰。